

# 为什么是威尼斯： 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出场

Why is it Venice: An International Appearance for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王林 Wang Lin

2012年8月。威尼斯。因为参与策划第13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平行展《世纪遗痕与未来空间》，我住在主河道学术桥附近。公寓旁一个商店很牛，橱窗里灯光透亮却总是关着门，门上挂着一牌子：“sometime open。”终于有一天傍晚开店营业，原来经营者是两位老太太，谈吐间声称自己是男权主义者。一望便知是西方参加过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的那批人。她们来往于英伦与美利坚，和安迪·沃霍尔、赫斯特之类的艺术家熟识，显然是当代艺术中人。桌上放着一本厚书，欧洲关于当代艺术的著述，随手拿来一翻，有中国部分，还有熟人，不免让人兴奋。但继续看下去，失望之情油然而生。和我看到的所有欧美书刊一样，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学界和传媒之中，就只有那么几个人、几个作品、几个符号而已。

栗宪庭说中国艺术不过是西方文化餐桌上的春卷，这个话已经有二十年了吧，但基本状况并没有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以及中国当代艺术关注度增大而有多少改变。

究其原因，乃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接轨或国际出场，过去主要是这么三种渠道：

其一，西方策展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选择。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主要是基于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艺术领域持不同政见者的声援。这从艾未未被抓以后其国际影响陡涨就可以看出来。时值第54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开幕期间，谈论艾未未成为最时髦话题，而评论艾未未作品如何，则没人愿意要听。

其二，海外资本对中国艺术家的推出。张颂仁、希克、尤伦斯等人通过各种渠道推出自己代理的艺术家或所藏的艺术作品，的确

使西方学术界、博物馆有深刻印象并得到相当认同。但此类出场的市场目的，必然使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形象符号化和样式化，并因此而屏蔽中国当代艺术正在发生的真实面貌。被推出者主要是针对毛封闭时代的历史记忆之作，缺少针对中国当今社会和当下时代的挑战性，这也是中国官方以文化产业名义认同并接纳此类当代艺术的重要原因。不管这些人自己怎么看，他们实质上已经成为官方表现开放性的形象代表。在此优待之下，其个人创作能否继续呈现出当代艺术家的创作活力已然成为对艺术家的考验，这也是艺术批评有所期待并有待观察的。

其三，大陆官方对当代艺术作品的展览。威尼斯中国馆的建立无疑是一个标志，说明中国官方开始动用国家资源挑选并展示得到认可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这种形态范围的文化交流，至多只能为展示开放形象而放宽尺度而已。接纳的名利诱惑则是显而易见的，开放性中的博弈和谋利显然是有区别的不同立场。

以上三种渠道的国际出场，对中国当代艺术渐为人知，也不无作用，但其中的他者化与被动性十分明显，而个别、零散、片面的呈现，也难以展示出中国当代艺术复杂而丰富的真实面貌，更不用说“被选择”本身就有极大的屏蔽作用。

对中国当代艺术而言，国际交流极为重要。这不仅是结果展示，而且是发生动力。正是大陆文革后逐渐开放的历史过程，使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发展处于全球化文化语境之中，成为不可逆转的思想文化潮流。因为对中国大陆而言，这种思想文化潮流是前卫性、前沿性、前趋性的，其思想上的先锋性和文化上的开创性，表现为问题的针对性、历史的介入性、社会的批判性和艺术创作的自

主性与反思性。正因为如此，当代艺术对中国人的精神开放与自由追求具有启蒙意义和解放作用，成为中国历史前行包括艺术史前行的推动力。中国当代艺术已到了国际交流的新的历史阶段，即通过多渠道和自主性的国际出场，真正展示出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面貌。因为只有自主性出场才能构成双向性的国际交流，而只有双向性的国际交流才能为中国当代艺术提供生长发育的契机——在当今世界上恐怕除了北朝鲜，已经没有脱离全球化语境的所谓本土，更何况是中国这样一个正在改变之中的大国。所以，应该动员和鼓励中国大陆的策展人、批评家尽可能以自主性策划将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成果展示于重要国际展览平台，从中表达、审视、交流与反省自己的批评思路，从而提升中国当代艺术的学术水准。和全球真正关心中国当代艺术的学者、策展人、批评家形成良性互动的学术交流，从中孕育独立建树的批评思想，成为自立于世界的学术力量。

坦率的讲，纵观全世界重要展览平台，我比较看好威尼斯双年展，其重要原因是近些年来威尼斯双年展创建了平行展机制。平行展不是在大展周围自发组织的外围展，外围展的随意性和依附性往往使其缺乏影响力和持续性。平行展作为威尼斯双年展正式组成部分，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平行展以非营利机构申请主办，起码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以短期市场效益为目的的展览要求。平行展的申请，不仅强调学术性追求，而且强调原创性作品。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由全世界自由策展人自主申请策划的，不同于威尼斯双年展原有主题展和国家馆展的限制性，为全世界策展人、批评家从学术角度、从民间渠道进入威尼斯双年展提供了可能。而平行展的展示空间都在威尼斯主城区，可以让全世界参观者

方便地看到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艺术面貌，从而强化当代艺术的进行时状态和自主性交流。对中国当代艺术而言，更是提供了一个争取展示自由的可能性空间。

正是基于以上理由，我在尝试性参予策划了2011年《碎裂的文化=今天的人？》和2012《世纪遗痕与未来空间》两届平行展之后，在2013年策划《中国独立艺术展：未曾呈现的声音》大型平行展并已获组委会批准授权。这个展览从展场面积和参展人数来说，可能是中国当代艺术最大规模的海外群展。规模是否最大在学术上并不重要，但以一定规模来展示中国当代艺术复杂而丰富的真实面貌却是必需的。要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符号化与样式化的国际形象，需要有一定历史性但又不失当下性、有一定整体性但又不失个体性的集中展示，才有可能改变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一般印象与大致看法。只有通过真实的艺术展示，才有真正的学术交流，在这方面中国艺术界、批评界主动做的工作太少，现在到了应该出手的时候了。

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艺术家个人参不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或其它大型国际展览，已不像九十年代初期那样令人羡慕，也不会成为辉煌的参展记录。但正是这种正常化、经常化的国际展示交流与反馈互动，才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促使中国当代艺术以健康、真实的心态真正进入学术追求的状态。——对一个艺术家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心态和状态投入创作更为重要的呢？